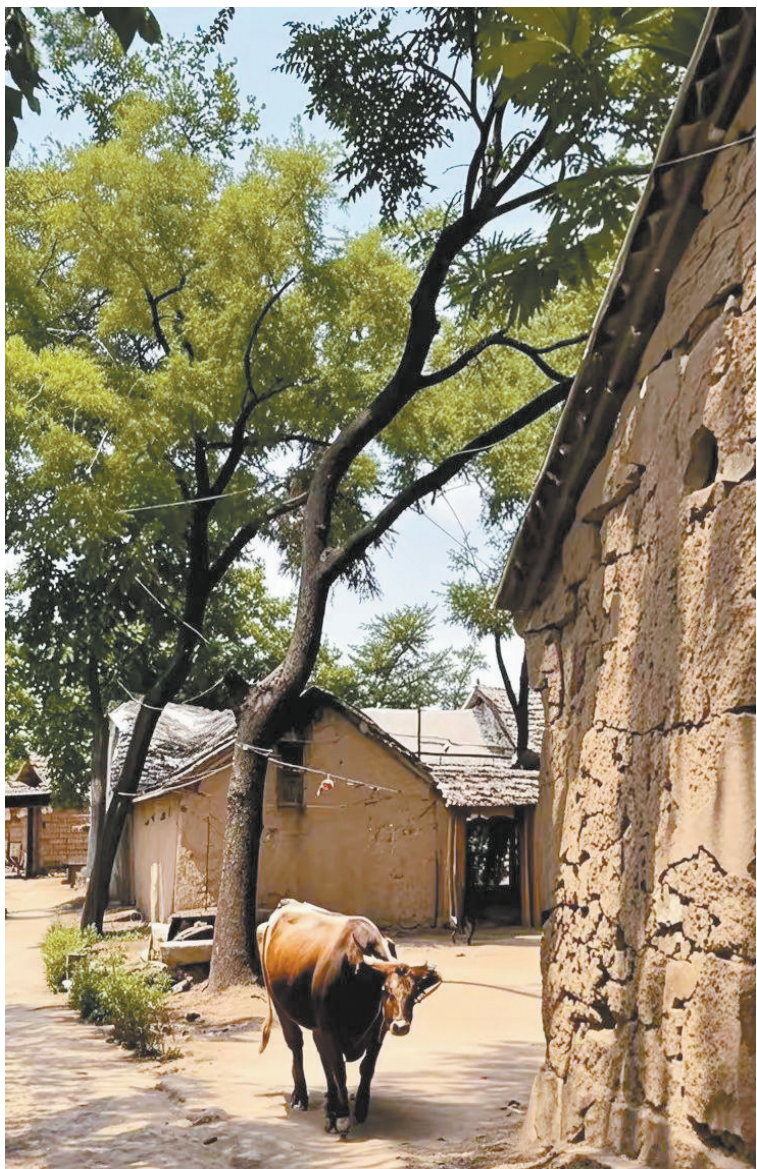




父亲的名字留在风里

◆李文华 (外一首)

油菜花开了
父亲把名字留在风里

麦穗晃动脑袋
苞谷咧嘴含笑
父亲终生重复着那些音节

那些深深浅浅的脚印
讲述着勤耕乐种的故事

月光下
聆听鸟语
都是未说完的遗训

那些闪亮的勋章
仿佛对我说:追寻梦想
勇毅前行

七律 乙巳初夏祭父

一垄麦香父恩重,
七十余年梦尚飞。
门前槐花甜透心,
庭院空锅饭无味。
知恩如殷存感怀,
烛光灯影报春晖。
光阴荏苒苦酸甜,
犹见南山常生辉。

买下一朵云

◆马庆民

“站在屋顶上,天气好的日子里,云是一片一片的,像蓝天上的羊群。我就变成了一个牧云的人。”

无意中读到这句话,我不禁想起一个叫云的女孩,感觉这句话就是为她而写。

不过她不是牧云,而是“卖云”。更可惜的是,她从没有去过屋顶,也没去过山顶,只是躲在角落里。

那年我去山区支教,走进学校看见的第一个学生,就是云。因为学校是几间大平房,没有院墙,所以远远地就看见她坐在路口。别的孩子因为我的到来,都欢欣雀跃地冲出教室,围到我身边,只有她,痴痴地望着天空,好像我的到来与她毫无关系。

几堂课下来,我发现她从来不笑,也不说话。每当我们的目光接触时,她就会转头看向窗外。

她和我开口说的第一句话是:“老师,我想换回原来的座位,我喜欢挨着窗户。”说完,眼睛看向窗外。

我找不到任何理由拒绝她。

每当课间休息,别的孩子不是在教室门口奔跑游戏,就是围着我问各种问题,只有她默默地坐在角落里,静静地看向天空。很多次我想主动和她说话,或安慰,或鼓励,但每次,话到嘴边,我却开不了口,甚至我害怕和她对视。后来,我想到了一个办法,就是陪她一起坐着,不说话,看向她看的方向,一天,两天,三天……

“你看那朵云像不像被人丢弃的小猫?”

“你看那朵云像不像找不到妈妈的蝌蚪?”
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,作家更是如此。说“更”,是因为于作家而言,故乡确实太重要了,那不只是他生命,更是他文字的来处和起源,是他写作的“根”与“本”。鲁迅的绍兴、沈从文的湘西,都是再有力不过的证明。

相对于现实的故乡,文学中的故乡面目要复杂得多。故乡因作家不同的心意与愿望,也呈现出不同的样貌。有一年,到萧红故乡,站在萧红故居门前望向呼兰河,脑海里便浮现出萧红笔下的祖父、小团圆媳妇,以及那忧郁的文字:“在乡村,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,忙着死……”而在另一位东北女作家迟子建笔下,黑土地上的故乡却是另外的模样——那流淌在东北大地上的另一条宽广的河叫额尔古纳河,同样遭受过生命至痛的女作家,却以绚丽的笔触,描绘了一个和萧红笔下不一样的故乡。

我脚下中原这块土地,是许多现当代作家的故乡。近现代以来的

文学与故乡

◆李勇

河南是乡土中国经受磨砺,从传统走向现代、由贫瘠走向富强的缩影。所以在刘震云、李佩甫等人笔下,故乡多是凝重之地。我去过很多河南作家的故乡,发现河南文学其实有着我们印象之外的更丰富的构成。比如南阳不仅有姚雪垠、二月河,还有从唐河县城走出来的田中禾,以及更早从那里走出来的诗人李季,而淮阳的孙方友、墨白兄弟,长垣的冯杰,他们的根脉与师承,除了中原文化之外,更有这块土地上无比丰饶的民间文化。

我们常常是从文字走进作家的故乡,有时也相反。前年去平顶山,

意外“遭遇”了一个在现代文学史上不太被重视,实际上却非常重要的作家——徐玉诺。这个和鲁迅有过交集、一生颠沛流离的诗人,此前我只知其姓名,也略读过其诗作。那次去才发现,平顶山竟有其故居、遗迹,而借由当地朋友的引荐,也进一步了解了那个蒙在历史尘埃中的作家更详细的生平。因为有了徐玉诺,那次鹰城之行也深深地留在了记忆里。

在作家出生和长大的土地上行走,会更清晰地聆听到他们文字背后的歌哭。但是,作家和故乡的关系一定是更复杂的。汪曾祺年轻时

在写给老师沈从文的信中说:“一个人回到乡土,不知为什么就会霉下来,窄小,可笑……回去短时期是可以的,不能太久”。也许,正因为长久地离开了故乡,他后来才写出了《受戒》《异秉》那样的名作。鲁迅也眷恋故乡,遂写下《朝花夕拾》,但对乡愁的警惕与反省,又让他写下了《阿Q正传》《祝福》。

时至今日,随着现代文明的推进,现实中乃至文学中的故乡似乎已渐去渐远。故乡,是一个令人惆怅的话题。前几天,借暑假之机,和几个学生一起去了离郑州约一个半小时车程的一斗水村。那是南太行深处新农村建设的一个示范村。河南籍作家乔叶曾在那里“泡村”,并写出了后来获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《宝水》。我们走马观花,未及深研,但仍能窥见新农村和旧农村之不同。城乡一体化、生态旅游,给大山里的故乡带来了划时代的变化。乔叶的小说一扫乡村写作的伤怀之气,她告诉我们:这是一种积极的、努力的改变。作家抓住这改变,带我们找寻故乡。

从头读到尾

◆李伟明



是菜,抢到书就赶紧读,哪管得上什么情节连贯不连贯,内容深刻不深刻,方法对头不对头。

如今图书随处可见,别说买书不是问题,免费获赠图书的机会也时常可遇,大大小小的公共图书馆(图书室)到处都是,连每个行政村都设了农家书屋,想读书实在是太容易了。然而,凡事来得太容易,往往可能被人不当回事,读书亦如此。当阅读变得轻而易举,很多人反而不读书了。

一些人所谓的“读书”,也就是随便翻翻而已。他的案头也放了一本书,但每次拿起来,并没有明确的目标,只是随便翻几页,然后就放下,自然也不做什么标记。下一次,也许又翻到了这几页,但并没往心里去。就这样反反复复地翻,一年一年过去了,他这本书,还放在老地方。你也不能说他全然不看书,其实他偶尔是会看一下的。但这本书就这么神奇,似乎什么时候也翻不完(确实也没读完)。这样看书,不仅效率低下,收获也未必如愿。

对这种情况,我认为,一定要适当调整读书的方式。办法很简单,就是按照顺序,强迫自己从头到尾

一页一页看下去,哪怕是其中不精彩的部分,也不要随便跳过,目光从字面上过一遍再说。

从头到尾读下去,一本书的脉络便清晰起来,逻辑也不至于让你感到混乱。这样做,至少可以让自己对一本书有个大致的了解。是优是劣,基本清楚,不至于有遗珠之憾,也不至于让自己产生错觉,要么贬低要么抬高。

由于种种原因,我们读书时也许会遇到阅读障碍。这也是导致一本书卡壳看不下去的重要原因。但即便如此,我也不主张跳跃式阅读。如果选择了这本书,就不妨尽量读完整。多花点时间,读完之后,不管其质量如何,起码知道它对自己来说到底有没有价值,也让自己有了评论它的资格。

我曾经花了很长的时间,把梁羽生作品集读完。这一套书,一共73本。开读之时,我就决定按书的顺序读下去。其中一些作品,可读性很不理想,但为了尽可能地了解其作品全貌,我还是一页一页地看完它们。最后,我对梁羽生的作品就形成了自己的看法(为此专门写了一篇文章)。

还有一次,我读一位不熟悉的

人生有『远』意

◆郭华悦

我喜登山,看过、爬过的山多了,便觉山有远意。

登高壮阔,是高远。人在山下,仰望高山,险要陡峭的高远之意,流露无遗。身居低处,向高处仰望,这是高远。直至会当凌绝顶,一览众山小,回望来时路,俯瞰天地间,这亦是高远。

群山万壑,绵延不绝,是深远。身居远处,眺望群山,高险之意少了,连绵之韵多了。一山连一山,如一面凹凸不平的绿毯,绵延伸向天际。比起近在眼前的壮阔惊心,这样的连绵群山多了深远之意。

悠然见南山,此为平远。不高也不险,不远亦不深,一座山,如东篱之菊,静静于眼中绽放。此时的山,少了高险,也不见深远,悠悠然的平和之气弥漫四周,是为平远。

再思,这三种远意,在人的一生中亦为常见,不同的年龄,各有侧重,不同的人,各有喜好,都很精彩。

少时尤喜高远。年少时,志存高远,喜欢将人生的蓝图,描绘得气势磅礴,壮阔非凡。对于日后的憧憬,大多深得高远之意。由低向高,一飞冲天,是很多少年人构想的人生走向,带着欲一览众山小的豪气。年少时的高远之意,日后能否得偿所愿,就看此后各自的努力与境遇了。

到了中年,经历过阴晴圆缺,人生多了深沉,有了深远之意。人到了一定的岁数,有了阅历,于世俗的摸爬滚打中,懂得了将锋芒藏于内,将规矩表现于外,人变得更谦虚,更务实。对人对事,多了深思熟虑,少了冲动随意。高远的高,还藏在心里,是引领前行的动力,但言行举止间,已多了深远之意。

老年,更喜平远。一个人走到了晚年,对于时间会变得更敏感,人生多了平远的平,平和豁达成了生活的主调:向前,一蓑烟雨任平生;回望,也无风雨也无晴。

“远”意体现了不同的生活方式,无优劣之分,也不是绝对地按年龄划分,它们各有不同的精彩,就看个人的喜好与选择。心怀美好,在人生的不同阶段,皆可领略不同的“远”意,它们汇聚一起,成就美满。

